年逾八旬的父亲发来短信

景一屏

前不久，年逾八旬的父亲给我发来短信，告知他和母亲居住的那套房子，在他们将来离世后产权归属情况，并表达了他们将来如果罹患重大疾病失去意识，临终时不接受创伤性抢救的意愿。

我从读大学开始，就离开位于江苏北部县城的家，在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已有三十多年。数十年在苏北县城居住、最高学历为高中的父亲，如今决定白纸黑字写下一份“生前预嘱”，并发短信告知四个子女，这一举动让我有些吃惊。在我的家乡，关于疾病，关于死亡，是人们普遍忌讳的话题。近些年，我每年回家乡一两次，每次回家探亲十天左右，来去匆匆，和父母闲谈，也从来不敢触及这方面内容。我给父亲回复短信说，关于财产分配、关于临终前接受或不接受怎样的治疗，老人确实应该留“生前预嘱”。我还给父亲发了这样的信息：“生老病死谁都逃不过，女儿赞赏二老的坦然态度，为二老点赞。”

我第一次真切认识到“死亡”，是我十岁那年，奶奶去世的时候。奶奶对我非常疼爱。我小时候，奶奶有时从苏北乡下来县城我家小住，和我同睡一张床，冬天，奶奶会将我的双脚抱在怀里，为我取暖。奶奶在乡下一块菜地种菜，菜地里有西红柿、黄瓜、丝瓜、豇豆、茄子等等。每年暑期，我都会从县城到乡下去看奶奶，奶奶就带着我一起到她的菜地去。我喜欢什么，都可以从菜地里采摘。奶奶擅长做面食，她做的手擀面、蒸的馒头都好吃极了。在孙辈中，奶奶对我特别偏爱，我去乡下看她，她做红烧肉或是红烧鸡块时，会将最好的几块肉挑到一个小碗里，递给我吃。我上小学时，学习成绩在班级名列前茅，奶奶不识字，却最喜欢听我念书背诗，我念儿歌背唐诗的时候，奶奶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一副很欣赏的样子……在我十岁那年，83岁的奶奶因为患脑溢血病逝。去世的奶奶躺在堂屋，身上覆盖着崭新的床单。看着再也不能对我说话、不能站起来的奶奶，我伤心大哭。大人们都为办丧事忙忙碌碌，没人理会我。我哭了个够，哭累了，全身疲乏极了。那是我第一次直面亲人的离世。

如今，我已人到中年，多次参加过去世的长辈和病逝同事的葬礼。近年，单位先后有两位同事因为患癌症病逝，他们都是英年早逝。其中一位生前和我闲谈时，说等到六十岁退休后，想要去周游世界。去德国看城堡，去意大利看电影《罗马假日》中的取景地，去丹麦看小美人鱼雕像；等欧洲主要的国家都玩过了，还想去南极看企鹅……然而，没能等到退休的年纪，人却已经不在了。

我去上海龙华殡仪馆去见同事最后一面后，都会感觉到彻骨的寒冷。此时，我迫切需要找到密集的人群，或是去生意火爆的餐馆，或是去熙熙攘攘的商业街，置身于喧闹的人群，在浓浓的烟火气息中，我的身体才能慢慢暖和过来。然后，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。

近年，与去世的亲人和同事作最后的告别之后，我会自问：余生我应该怎样度过？如果可以活到八十岁，余生仅仅还有三十年，这三十年，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？什么是应该断然舍弃的？……

曾经看过一部电影《愿望清单》，这部美国电影“豆瓣”评分高达8.7分。影片主角是两位身患癌症的病人，一位是富翁爱德华，一位是黑人汽车修理工卡特，两人虽然在金钱、地位等方面差别巨大，但当面对死亡时，他们都是脆弱、恐惧、绝望的。机缘巧合之下，他俩相识结为好友，决定在余下的日子里——他俩的人生仅有半年至一年的时光——做最想做的事。他们一起飙车、高空跳伞、去非洲看狮子、去埃及看金字塔……他俩在“愿望清单”上列举的最想做的事，逐一付诸实现……如今，我年已半百，不禁自问：我是不是也该列一份这样的“愿望清单”了呢？……

2019年，我中学时的一个女同学，从家乡来上海求医。她不抽烟，却患上了肺癌。这个女同学对县城医院医生的检查结果表示怀疑，于是，由家人陪伴，来上海肿瘤医院复查。上海医院的医生检查后，告知家属病人已是肺癌晚期。我去医院看望她时，她对我和陪她来上海看病的家人说：我想去海南，我没看过海，我想去海南看一次海。这个女同学确诊后不久就去世了。她想看海的心愿最终没能实现。她是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的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是否应该现在就做一个规划：假如自己时日不多，要做好哪些事情，才能在临终前不觉得遗憾呢？

作家史铁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一文中，写他曾在地坛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，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他为什么要出生。这样想了好几年，史铁生悟到：“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，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”。既然如此，那么，就让我们在这个节日降临之前，好好度过余生吧！希望自己能优雅地老去，人生中最想做的事能在生前完成，最后有尊严地离世……

《楝花矶随笔》杂谈

张怡微

去年疫情间隙，我曾在上海图书馆做过一次阅读分享，主讲《西游记》续书研究的阅读心得。实际上那次活动，我是去上海图书馆报恩。我的博士论文水平不怎么样，但是还是与上海图书馆有很深的因缘，因为其中有一篇《楝花矶随笔》的校注，是我的导师许晖林布置给我的任务，他当时说，“你是上海人，有空去图书馆抄一下，只有上图有。”在论及《西游补》作者董说（字若雨）的著作《楝花矶随笔》时，刘复先生曾言：“要研究若雨一生的事迹，这是一部极有用处的书”，“可惜没有刻板，我们无从看见了”。许多人更多会引用刘复关于“董说是精神病”的论断，对《楝花矶随笔》的部分则是略过了。

《楝花矶随笔》收在上海图书馆所藏晚清学者沈善登编刊的《豫恕堂丛书》（右图）。后来陈正宏教授专门写文章《从写样到红印——〈豫恕堂丛书〉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》从晚清书籍刻印的角度来讨论从写样到红印发展的史料呈现。《豫恕堂丛书》中保留的诸如刊刻工价、版面字数计算法以及著作方与写样、刻印方的事务纠葛等材料，为我们了解晚清书籍刻印提供了帮助。沈善登是《豫恕堂丛书》的编刊者，字谷成，号未还道人，浙江桐乡人，生于清道光十年（1830）。同治六年（1867）中举、七年（1868）成进士，曾官翰林院庶吉士。平生好藏书、喜刻书，著述颇丰。上海图书馆所藏《豫恕堂丛书》写样、红印本21种25册包括写样本14种17册、红印本7种8册。其中写样本14种中有单行本12种、丛书2种。陈正宏教授曾提到，经过校勘割补的写样定稿，方可上版发刻，书版刻成，首先要试印一部，以作刻本校勘之用。试印一般不用墨色而用红色，此所谓“红印”，这个红印样本在《豫恕堂丛书》里通称为“镌样”。所以《楝花矶随笔》封面题“此镌样谭仲修校，有两节误连为一处，必须改正，余可斟酌取去”，可知此误乃谭献发现。《楝花矶随笔》末叶题：“共字乙千九百廿四，折钱贰千三百零九文，七折计钱一千六百十六文。”这是镌刻字数及其工价。在《豫恕堂丛书》中，许多叶上由写手或刻工书写的统计字数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，而且《豫恕堂丛书》最终并没有刻完。红印本7种中，有一部“明董说《楝花矶随笔》二卷1册”，就是我去抄写的内容。董说是《西游补》的作者。目前在《西游补》研究领域提到过《楝花矶随笔》的学者，是赵红娟、杨玉成和陈柏言。文章名如下：

陈正宏：《从写样到红印——〈豫恕堂丛书〉中所见的晚清书籍初刻试印程序及相关史料》（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8年第1期）。

赵红娟：《董说〈楝花矶随笔〉的发现及其价值》（《文学遗产》2004年第5期）。

杨玉成：《梦呓、呕吐与医疗——晚明董说文学与心理传记》，收入于李丰楙、廖肇亨主编：《沉沦、忏悔与救度——中国文化的忏悔书写论集》，台北“中研院”中国文哲研究所，2013年。

陈柏言：《虚无·缺席·失序——论董说〈西游补〉的“物”叙事》，《汉学研究》第三十九卷第二期，2021年。

据赵红娟教授介绍，上海图书馆所藏《楝花矶随笔》分量并不多，只有卷上、卷下两卷。卷上大体可谓学术性随笔，多为读书的记录和感受；卷下则是董说所记晚年的一些事情和对早年生活的点滴回忆。对《西游补》研究比较有用的部分是，随笔中出现的法器“驱山铎”（董说《楝花矶随笔》第四十则引《舆地纪胜》云：“分宜钟山曾有渔人钓得一金锁，长数百尺。又得一钟，如铎状，举之，声如霹雳，山川震动，渔者亦沉于水，或曰此驱山铎也。”），和小说中提到的一致，这可为《西游补》是董说所作补充证据。学术界对《西游补》作者到底是董说还是其父董斯张一直有争论。赵红娟老师是董说派，也写过几篇文章论证。2006年出版《明遗民董说研究》后，赵红娟教授又写过一本《明清湖州董氏文学世家研究》，《西游补》是她围绕着湖州董家研究的一部分内容，不是全部内容，董氏家族才是。赵红娟笔下的董氏家族也很有意思，从宋朝开始一直都很顺利，科第连绵不绝，一直到1592年，也就是对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成书而言很重要的一年——明万历二十年，他们家族发生了波及东南震惊朝廷的民变，家族开始败落。明清鼎革之际，家族中有人带头降清，有的则隐逸。

《西游补》的作者争议由来已久，围绕着董斯张、董说父子。2011年，昆仑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个通行本《西游补》，是由李前程校注的。这个系列叫做“东方文化集成”，收了很多东亚南亚中亚西亚北非等等广义上的东方研究，由季羡林先生主编。这个版本的前言部分做了《西游补》作者的推定，李前程认为《西游补》的作者就是董斯张。事实上从1985年开始，中国大陆的高洪钧、傅承洲、王洪军、王星琦、何良昊，留美的李前程，港台地区的谢文华，美国的陆大伟（David L. Rolston）、何谷理（Robert E.Hegel）都认为《西游补》作者是董斯张。2013年，赵红娟发表文章《西游补作者为董说应是定论——〈西游补〉作者之争的检视、评析与结论》，推翻了以上的判断，后来一般认为《西游补》为董说所著。

从佛教徒的角度来看，董氏父子都很奇特。董斯张是个情感丰富的人，董说是个愤青。董斯张生于1586年，留下了大量诗文，还有很广阔的人脉网，其他名人不说，他与小说家冯梦龙、凌蒙初是有交往的（董斯张是冯梦龙的表妹夫）。冯梦龙的《太霞新奏》卷七《为董遐周赠薛彦生》记载了董斯张和薛生的同性恋情。凌蒙初和董斯张也很要好，有一次董斯张生病，凌蒙初带着酒去看他，两人泛舟月下，共醉溪边。董斯张还曾写过凌蒙初30岁的时候在南京和秦淮歌姬的感情，并对此表示惋惜。所以，董斯张很像一个小说人物，一个我们想象中的浪漫作家。他对佛教研究很深，同时很懂俗世感情。董斯张还给汤显祖写过信，但是汤显祖没有回。关于董说生平，一是可以参看刘复（半农）的《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》，一是可以看徐扶明《关于西游补作者董说的生平》，当然还可以看美国人白保罗《董说评传》。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判断，来自于刘复——刘复说，董说是神经病。关于这部分病理的、心理学意义的诠释，杨玉成教授专门写作文章《梦呓、呕吐与医疗：晚明董说文学与心理传记》加以分析。他也提到了《楝花矶随笔》，所以他应该是比较早看到《楝花矶随笔》全文的人。

董说其人，字若雨，1620年生，家世很好，一门三代四进士。到了董斯张那一辈，董家政治上已经失势。父子俩都信佛，可能跟家族衰落也有点关系。在明亡之前，董说并没放弃功名。20岁的时候，参加乡试落榜，24岁加入复社。26岁，清军由华北席卷江南。《西游补》是在他21岁时写的，也就是落榜次年。后来他投身东南遗民志士恢复故国的活动中去，围绕着灵岩寺主持南岳和尚“以忠孝作佛事”的理念，顺治十三年出家，南岳和尚过世之后，他有一点灰心，开始消磨岁月。他一生著作很多，有三次大规模焚稿，学问也很好，诗文、文字、声韵、地志、佛学都很懂，这也使得他的随笔写得非常随性。

2011年，董说著作《补樵书》被找到，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可以下载到手稿本。《补樵书》的发现为董说存世著作增添了九项内容，尤其是一部《蔑屋记》、一部《研雪录》，对我们认识董说其人会有很多帮助。因为是手稿本，《研雪录》写得字迹飘逸，能辨认清楚就需要花费力气。内容多为抄书，也有一些随性的艺术意见，懂书法的专家可能会更有兴趣，如：“心不喜李西涯书法。西涯故不如吴匏翁，西涯单用气力，便韵卑而味薄，今人都不悟此理。余故曰西涯之书法、西涯之古乐府也，皆以异见称而失古度。”其中提到“余出意作绿雪，绝奇法：用柏叶汁入雪堆，纸上成山水林壑之象，神采古淡，无可喻”也许是《研雪录》名字的由来，研者，研磨之意。《蔑屋记》是董说的一卷日记，写得较为清晰，主要记录了董说晚年的漂泊行迹，文中提到了“闻南岳老伯言：‘我灵岩今只三人，一个檗庵、一个月函、一个僧鉴。’”

六年前，我抄完书之后，上海图书馆的祝淳翔先生认出了我，说要送我一个礼物，然后把书的电子档给了我，他还为和我一起去查书的同伴提供了帮助，很感谢他（《研雪录》的辨识也得到了他的帮助）。博士毕业的时候，我又把这份礼物转送给了我的导师。隔年，我的学弟陈柏言问我能否把电子档给他，他在去年的论文注释里提到了这件事。一本小书成就了一些围绕《西游补》的文学友谊。最近听说，又有两个《西游补》通行本会上市，希望更多人读到这本小书。

客中明月

（漆画）

刘明玉

顶 楼

侯宇燕

有谁注意过老楼房的顶层？但愿不只有我。

我还从未在有电梯的楼宇里居住过。小时候，我家住在一幢五层红砖单元楼的四层。那时城市还静如不起波澜的清水。每天放了学，走进微黑的楼门，我都会很自然地扶着咖啡色的楼梯扶手，一阶阶地蹦跳上去。若在中途站住，抬头上望，常不由得惊悚莫名，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站在了一个纵深矿井的中央。蜿蜒的扶手如一条咖啡色的蛇左右盘旋，扶手和楼梯间的缝隙空得像一个狭长的、张得很阔的嘴，令人心惊。

常常是回来得早了，进不去家门，便大胆地爬在扶手上做猴子状。往下看，那张大嘴正如猛兽般等待吞噬不当心落进虎口的生命。我想起某部外国电影里，一个女子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，从楼梯的缝隙间直落黄泉。那恐怖的惊叫好像还回荡在耳边，不由得脊背发凉寒毛倒竖。可楼道里充满的是中国式的清凉静谧和温柔，瞬间便冲淡了不相干的恐惧，散发出袅袅的霉气。一种几乎是宿命般的赌气的情感，鼓动着少不更事的我不顾危险，在那蜿蜒的、沉默的咖啡色扶手上继续攀登。童年的我，是在寻找什么秘密么？只有那古老的扶手，如袅袅的炊烟扶摇而上，环绕在各家油绿色房门口的扶手，和我共同坚守着这个船歌似的秘密。

有时，攀爬在四楼扶手上的猴子也会向头顶张望。这样我就看到了一个空中花园——顶楼。

蛇一样宛转游移的扶手，到顶楼便戛然而止了。那里是如此局促，再没有开阔的空间可供上行。于是扶手只得硬生生戳进了西边人家的白墙里——如一截被中途锯断的破折号。扶手的使命在这里中止了，在这里凝固了。时间，甚至生命，也在这里中止，在这里凝固了。白墙说不出的奇静，蕴涵着无限的心魂。是攀爬高山朝拜神灵的信徒，在蓦然望到山顶野寺的漫漫一角时，会蓦然悟出的空灵。

恣肆灵动的扶手，在它的结局处被一种神秘力量驯服了，渐渐变化了身形和气质——那半截状的，围绕最西边人家的咖啡色木条，变为空中花园的一道围栏——它圈着那座沉默的，嵌在白墙里的人家，也自然地把半道白墙拢在胸际。汹涌的波涛，隐秘的私语，都藏在这围栏后静默的呼吸里。但它依旧无语，一切都依旧无语。

爬在四楼扶手上的我，常被这无言的气象彻底震撼。顶楼是完全密封的，有时我想它该有个天窗才对，那无疑就更富诗意了。但顶楼拒绝风，拒绝雷，也拒绝阳光。这是建筑者必须遵守的戒律。然而，从黑沉沉的，仿佛飘渺着暗黄轻烟的四楼上望，这封闭的一方天地，竟然总笼罩着梦幻般的朝阳。也许，那只是白墙的反光，抑或竟只是我自己幼小懵懂的心，在为它放射光辉。

这顶楼已达天涯。实际上，最西边的那户人家，其布局、格式，和我的家，和这幢楼里其他人的家，都无丝毫的不同，因我常跑去玩耍——那时的邻里关系，是非常随便和睦的——但每每站在它的下方，望见那巍峨又沉默，封闭又广大的空白，我的心灵仍会扯起一幅白色的宣纸，任诡异的想象在上面随意涂抹。涂抹着的我既担心，又羡慕。那顶楼最西边的人家呵，他们可是已住在长天的边缘？一推窗便可触及天边外层叠的云雾？湿凉的白云苍狗紧密环绕、托举的空中花园，正是我熟悉的小朋友的家——是我为她创造的家——它清凉地滋润着我的童年，我的想象，还有我青翠的梦。

“抵多少门外即天涯”——当年（不知多少多少万光年以前），已入仙班的何仙姑正居于此种蓬莱幻境吧。清晨，她手执凤凰翠羽扎就的帚叉，款款来到了蓬莱山门前。门外，叠云堆雾飘荡来去，正如幼年的我在《大闹天宫》里经常得见的神话意境，那是辛勤智慧的美术家送给我们的，中国文化的云和雾。想那何仙姑也陶醉于这美妙神奇的云雾中，于是她一脚站在门里，一脚踩在槛上，衣袂飘飘，长袖善舞了起来。她在清扫山门内外的落花，从王母娘娘的蟠桃林飘来的，被风吹落的碧桃花——这碧桃，可是桃花的一种？多么富于诗意的名字呀，光这名字就让人想跳舞，想唱歌——这可是中国古人才想得出的解语花呵。

门里是亭台楼阁，而门外就是莽莽天涯，这对比实在大胆悬殊，让人又一次想到苍茫云海里若隐若现的庙宇，想到《长恨歌》中关于蓬莱仙境的生动描摹，想到李贺笔下凄凉优美的月宫。

茫茫云层下遮掩着凡俗的红尘。美丽的仙姑扫了几下，不免倦了，也有些急了——身后的廊庑庭院里，还有多少事需要料理！于是她请来了不安寂寞的吕洞宾，恳求这位即将下界一游的老友在尘世“度”人——这个“度”字用得多么奇妙——来天庭代自己打扫惹人烦恼的寂寞落花。原来，何仙姑早就想去赴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了！

这段美丽绝伦的清幽故事，原不过是藏在大文学家汤显祖头脑某个角落的一段零珠碎玉罢了。某一天，他把它攫取出来，化为仙乐般的绝唱，写进了《邯郸记》。又过了上百年，在另一位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笔下，化为芳官命运的解语花。“翠凤毛翎扎帚叉，闲踏天门扫落花，抵多少门外即天涯……”在宝玉的生日宴上，由芳官“细细”清唱的《赏花时》，词句美丽，境界轻灵，描述了已升仙班的何仙姑恳求吕洞宾度人扫花的急切心理，若耽误了参加蟠桃盛宴，仙姑就只好去怨恨天门边落了一地的碧桃花了——“若迟呵，错教留恨碧桃花”。此处的“碧桃”，与第五回《虚花悟》中的“夭桃”首尾呼应，不但都是“天上”的花，更同为扫花人翠凤毛翎帚叉下的落红一片。

那蜿蜒着的，如海波汹涌如灵蛇出没的奇异清诡的想象，绝非石头缝里蹦出的顽猴，也不是空穴来风。——顶楼上是没有天窗的。——它们倚着故国千百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来做凭依。这底子是《山海经》的不可思议，是《庄子》的天地无极，是《西游记》的天宫奇景，是《西游补》的三重世界，最后缓缓走入了《红楼梦》的花柳繁华……它们是那么美，那么轻盈，那么烂缦。如彩云般漂泊无定不可琢磨，又如几千年亘古不变的皇天厚土，那么实在，那么沉重。它们是温柔地化在我的血肉里的，永远地留在那儿，再不磨灭。就像《哈利·波特》只能生长在基督教传统浓厚的欧洲大地上一样。

我不是建筑学家。也许在建筑学上，这一切关于顶楼的视觉冲击，都可以用现成的术语来加以解释。但我更醉心的还是这因之而生的旧时月色般的朦胧，中国式的朦胧，中国文化式的朦胧，80年代寂静岁月的朦胧。

今天的豪华公寓楼已是遍地开花。随着社会喧嚣程度的急速加剧，它们成正比地蔓延无边。一幢幢不可一世、扪天攀云，可天空已经没有了云。——连那想象的云似乎也没有了——在这些高级富丽的建筑里，楼梯已经退到可有可无的地位，人们都是用电梯来来去去的。在今天孩子的心看来，那蜿蜒灵动的楼梯，是否还能通向想象的顶楼？也许，那想象是该用现代化的电梯作引子了，所以会更多地充满骑着扫帚在天上飞的哈利·波特式的西洋意境和人物喽？

兴许，那也不坏。